

和博士与他的森林文化村

本报记者 铁铮

(中国绿色时报)

告别有段时间了，但一直还惦记着和爱军博士和他的森林文化村。因为，一个在日本留学近 10 年的博士后，热心在云南一个偏远山村当森林文化村的村长，这事儿太有故事性和新闻价值了。

这次遇到和博士是在全国第二届森林文化研讨会上。他早我半天飞抵武夷山，在下榻的宾馆里却没有相遇。他和他的助手丁光军从附近的小卖店里买了张大大的纸箱板，把自己带去的 50 多张大大小小的照片，一张张用双面胶贴了上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撅着屁股贴了大半夜。第二天，他们亲手制作的简易的森林文化村展览，成了这次研讨会上惟一的图片展示。

和博士眉清目秀，鼻子尖、眼眶深，长相一看就像位少数民族。这位纳西族博士出生在美丽而又有魅力的丽江。远赴日本求学近 10 年间，每年都回国、回乡考察、调研或者走访，还经常带些说日本话的专家和学者来考察或交流。尽管吃的那些生鱼片、寿司已经掺合着异国的文化融入了他的骨髓，但内心深处还是属于中国、属于云南、属于丽江、属于生养他的那个故乡。

记不得那是哪次回丽江了，反正是作为重要林业生产区域的早些时候。只是记得那是一个永生难忘的一瞬间。他爱上那个叫桃花村的地方，是真正的一见钟情。仰望连绵起伏的青山，俯瞰青山下的溪水，走过那古老的石拱桥，俯首那悠悠的水磨房，呼吸着那清新的空气，

他一下子被陶醉了，深信这里一定隐藏着点什么，许多东西值得挖掘。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为这里的人们做点儿什么，一定要在这里做点儿什么。

2005 年与和博士第一次握手，是在北京召开的首届森林文化研讨会上。那时的他，对森林文化已经如醉如痴、格外投入。他已经开始意识到，只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虽然有意义但对实际推动不大。建立一个森林文化村，以此作为试验示范、样板或者可供解剖的麻雀，成了他的一个美丽的梦，并且很快就被他变成了实际行动。

再一次走在桃花村的小路上时，他仿佛又回到了跟随父亲的马帮度过的虽不富庶但很富有的一段童年。他把建立森林文化村的想法和丽江市县林业部门和老君山管委会以及当地的乡村干部一说，大家都很赞成。这个村子早些年以林养林，持续管理和利用，经营得较好，百姓的生活还挺安逸。但这些年不能砍树之后，一直在走下坡路。有人来支持自己建设，那还不是求之不得的事吗？他们把和博士当成了招商引资的对象，要么就是来扶贫的。

在和博士脑子里，建森林文化村有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内涵，但不是简单地给农民点儿钱、修条路、栽棵树、建个厂，而是要把森林文化的种子撒在农民的心田里，使农民的内心深处发生点儿明显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探索一种人与森林共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模式。

2006 年 8 月，中国第一个森林文化试点村挂牌了。和爱军博士和亚洲绿色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AGA)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合作，

把云南、丽江、玉龙县、石头乡、桃花村写进了森林文化研究的历史。这个在日本读了硕士、博士又做了博士后的海归，开始把他对森林文化的思考和探索写在桃花村的木栈道上、远近的山峦上、村子的一草一木间和百姓的脑海里。

这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村民大会。森林文化村的首届村民大会上，选举产生了以和爱军为村长的领导班子及村民委员会，甚至还确定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和《北国之春》两首为“村歌”。

一年多的时间就像村子里那条小溪的水，一眨眼就流走了。桃花村也开始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在和村长的带领下，桃花村民和亚洲绿促会的志愿者们调查村子附近的森林植被本底和社情民意，建起了村民活动广场和森林文化宣传教育中心。他们开展了森林资源的本底调查，采集了 780 多份植物标本，建起了标本及图片展览室，还建立了老君山微缩景观，建立生物多样性观测点，建立珍稀植物标本园，开展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等等。

和博士真的把自己当成了桃花村的人。原本就爱歌好舞的他，为了增进和村民的感情，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多次和乡亲们一起比赛篮球，和小孩子一块儿跳民族舞蹈，和青年团员互动交流。

这或许是是我国最基层的科技聚会。在他的组织下，来自云南植物学会和生态学会，中国林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中科院昆明植物所、西双版纳植物园，云南大学、云南林科院，西南林学院、云南林职院，云南农科院、云南农业大学和丽江当地许多部门的专家和研究生 40 多人荟萃桃花村和相邻的利苴村，甚至还吸引来了中国科协科普部的

负责人。他还邀请许多专家讲森林文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报春花研究和生态旅游等方面的科技讲座。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倡导者或许没有想到，当第 14 个保护日到来的时候，在中国偏远的山村小学里竟举办了一场高端的学术报告会。中科院、云南林科院、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和亚洲绿促会的专家们登上简陋的讲台，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这里成了面向青少年科普的天堂。北京林业大学的 30 名学生在这里参加了一个难忘的科技夏令营。村里成立了宣教中心，广泛开展了科学考察及环境教育活动。组织大学生们在附近的保护区和自然景区考察，把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烙印打在他们的心里，为祖国的明天培养和锻造着森林文化的传播者。同时，还在水土流失严重、环境保护意识相对较差的社区开展环境教育和植树造林活动。

和博士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任职，从昆明到桃花村并不能抬腿就走。但他每个月差不多都要去村子里住上几天。他的爱车也成了公车，颠簸的乡村路使得三菱坐骑没几天就得去大修了。每次回到家里，他都和妻子、女儿大讲特讲桃花村的美，闹得她俩以为他时不时地跑到那里享福去了呢。等到有一日终于到了他描述的那个天堂之后，妻子掉了泪，总算明白了丈夫在这里过得是怎样艰辛的日子。而女儿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到这个连洗个澡都很困难的村子里来了。

森林文化村在国内尚处于萌芽状态，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和博士他们一路摸索着走来。虽然距离他的梦想还有很大距离，但毕竟做了些尝试性工作，积累了点儿经验。

和博士颇有信心地说，再经过5年、8年的努力，通过建立森林经营现代法正林模式、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树木文化和绿色文化的挖掘传播、碳汇资源和林副产品开发利用及数字化林业管理模式的创建，一定能把这个森林文化村建设得更加美好。